

文化背景



【编者按】

2008年8月，海南省博物馆收藏了从外省回琼的《南安书院碑记》碑刻底稿册页。该藏品的作者张岳崧(1773年—1842年)是清代海南定安进士、琼州科举史上唯一的探花(殿试一甲第三名)。《南安书院碑记》是他任陕甘学政、督学甘肃巩昌时所撰述并书写。

张岳崧致仕前，经历宦海沉浮，感情丰富，体悟深刻，文采斐然。他博学而又有专精，写得一手好字，至今国内多地都能见到他的笔迹，有“书绝”的美誉。

张岳崧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，尤其重视文化教育。不论是因求学，或因赴任，或因还乡，张岳崧所到之处，都对当时当地的书院情有独钟，或执教，或捐助，与书院有着不解之缘。



海口琼台书院中的张岳崧塑像。 陈耿 摄

此生四海书院缘

■ 本报记者 陈耿

宅与蛰

■ 胡新波

周末与妻女去公园踏青，空气中还泛着些凉意，草地上长着些绒绒的花草，轻轻浅浅，遥看有，近却无。妻子看了下手机上的日历，说马上就是惊蛰。因不事农桑，“离开”土地已有多年，对于节气轮转实在谈不上敏感，平日里就是通过朋友圈里的节气图广告，才知道已到仲春。

蛰，《说文》解释为“静也”。在漫长的冬日里，因食物减少，气温降低，蛇虫鼠蚁不具备大雁的迁徙功能，便选择钻入地穴养精蓄锐，节衣缩食，闭门不出。

听我这么一说，女儿恍然大悟：“那蛰就是‘宅’的意思喽！”“宅”是现代网络用语，是说人不愿意社交，在不上班的时间里宁愿窝在家里打游戏、看电影，实在不行对着承重墙发上几个小时的呆。

宅和蛰自然有区别。宅是因个人主观层面一年四季都不选择外出，要是从事网络职业，一年下来不用走路，更能省下不少鞋子；蛰是因客观环境不允许，不过等春天来串门，雷声一响，菜花蛇和蛤

蟆兄弟便会赶紧“洗漱”出门，真情热切地迎接新春。

蛰从农耕时代流传至今，遇时而出了虫子的基因，只有走出巢穴，才能获得食物，获得生存和繁衍的机会。有些人现在不必出门，便能网购、网挣、网聊，这种温床下，滋生了不少时髦的宅人。只是身体宅久了，精气神没有和天地自然接轨，多少会引发心灵和思想上的虚空。

于冬虫而言，如果不能及时从沉睡中醒来，推开那堵泥墙，迎来的想必是生命的消亡；于人类而言，若是不能及时推开那堵心墙，不去接受新事物，不参与公共生活，换来的必定是情绪感知的钝化，由人为囚。

从旧认知走向新感悟，本质上是思想和心灵上的洗礼和觉醒。好比虫子要过惊蛰这个节气，人类何尝不是？

春雷在耳旁炸开，我回过神来，看着蹦蹦跳跳的女儿，蛰伏了整冬的神思穿透了身躯，与这天地再次相遇。且盼这一声春雷，唤醒更多的宅人。

笔砚清玩



春光明媚，风和日丽，正是摇荡秋千的好时节。此时，品赏丰子恺笔下的秋千图，亦别有一番情趣。

丰子恺，浙江嘉兴桐乡人，中国现代漫画家、散文家、教育家，原名丰润，又名仁、仍，号子凯，后改为子恺。其画法融合中国画之隽永悠远、西洋画之明朗轻快，而自成一格。他的漫画，往往寥寥几笔，就勾画出一个难得的意境。尤擅长以儿童为题材，童心童趣，令观者惊讶于童真世界的美好；同时，擅长以古典诗文为题材，托古寓今，寄托淡泊高远的情怀，正所谓小画如小诗，别具韵致，清新可人。

丰子恺的《秋千慵困解罗衣》，是他《漫画古诗文》中的作品之一，其创作灵感源自宋代欧阳修的词《阮郎归·南园春半踏青时》：“南园春半踏青时，风和闻马嘶。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长蝴蝶飞。花露重，草烟低，人家帘幕垂。秋千慵困解罗衣，画堂双燕归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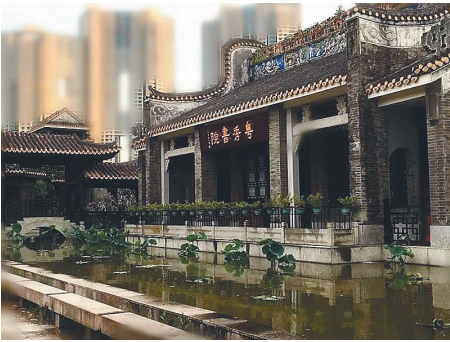
他说过：“我觉得古人的诗词，全篇都可爱的极少。我所爱

的，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，甚至一句。”“余每遇不朽之句，讽咏之不足，辄译之为画”。

从《秋千慵困解罗衣》这幅画作来看，地上绿草如茵，两只燕子在临近房子上空翩翩起舞，一秋千架子竖立于一堵白色墙旁。细看画面，一个小孩似乎正在上秋千，旁边的母亲好像刚刚荡过秋千，身上已微微出汗，站在那里随手准备把外衣脱掉，显得十分自



丰子恺《秋千慵困解罗衣》。 资料图



张岳崧读书和执教过的广州粤秀书院。 资料图

掌教粤秀书院 探花罢官 学子有幸

1815年岁末，丁忧期满的张岳崧回到京师复任，先后在国史馆当过协修官，也当过会试同考官，充任过文颖馆纂修官，参与了《明鉴》的编撰。该书由于不合体例，嘉庆皇帝大怒，负责人大多被降职或革职处分，张岳崧则因按语不当被革职。

被罢黜后，张岳崧在京城盘桓了一年，仍未得到朝廷起用，1819年便动身南下，一路游山玩水，拜访故友之后，次年来到广州，受两广总督阮元之请，主讲粤秀书院。

张岳崧掌教不久，首先将前任山长陈昌齐撰写的《粤秀书院重修碑记》亲自用楷书书写，刻在石碑上，生徒们看了新任山长张岳崧的字后，都啧啧称赞，而他在粤秀执教



张岳崧读书和执教过的广州粤秀书院。 资料图

丰子恺笔下的秋千图

■ 缪士毅

然，充满生活情趣。画中的情景，正切合“秋千慵困解罗衣”的诗意，真可谓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诗画交融，别具情趣。

丰子恺漫画古诗文这类画作，是运用古诗文，用简洁的几笔，画出现代人的生活，将古诗文成文或文句作现代性关照，这就道明了《秋千慵困解罗衣》这幅画，取自于古诗句，而画中人物穿的却是现代服装的缘由。

宋代李清照的《点绛唇》：“蹴罢秋千，起来慵整纤纤手。露浓花瘦，薄汗轻衣透。”将女子荡秋千的情形描绘得活灵活现。

明代朱日落在《清明扬州道中忆王端公》中所吟的“水人家种杨柳，清明少女竞秋千。”道出了当时女子在清明戏荡秋千的情景。

清人李清振《百戏竹枝词》对当时秋千的风行也有描绘，诗曰：“日影垂杨舞半仙，御风图画两婵娟。”

岁月流淌，荡秋千已成为我国民间常见的体育活动，盛行不衰。而一些画家则以秋千为题材绘画作品，丰子恺就是其中之一。

鲁迅日记里的林绍仑

■ 成健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在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，成百上千的进步青年对于木刻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，岭南的一批美术爱好者尤其引人注目。作为左翼文艺阵营旗手的鲁迅，积极引导进步青年，大力扶持美术社团。他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木刻作品展，介绍和出版西方优秀的木刻作品，得到了青年美术工作者们的热烈响应，并由此形成了一股“为大众而艺术”的思潮，这在我国现代美术史上被称为“新木刻运动”。

林绍仑就是这些青年木刻爱好者中的一个，其生平 and 事迹，现在可查证的资料已经不多。他大约生于1911年，原籍琼山县(今海口市)，广州美术专科学校毕业，曾留学日本，回国后担任过崖县(今三亚)中学美术教员。

1934年秋天开始，林绍仑通过书信向鲁迅求救。鲁迅日记里提及林绍仑共计六处，主要是记录了书信往来。林绍仑至少给鲁迅写过六封信，鲁迅至少回复过两次。如当年10月2日，鲁迅收到了林绍仑的第一封来信，当即回复。11月13日，鲁迅日记记载：“得林绍仑信并木刻三十枚，午后复，并将木刻转寄北平全国木刻展览会筹备处。”

林绍仑和鲁迅始终未曾见面，两人之间的书信已经散失，内容不得而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鲁迅对林绍仑在作品参展等方面有过帮助，而且广东的其他青年木刻爱好者如李桦等，也通过林绍仑的介绍与鲁迅取得联系，此后不断得到鲁迅的关心和指导。

1935年底，林绍仑等人以青年作者美术会的名义，出版了一本刻画丛书——《给我们自己》。在该书的序言中，林绍仑写了这样一首诗：“我不懂什么是悟妙，更不懂怎样才高明，只凭了一时毫无整理的心情，便这样的写了几行。呵，这算得什么？不过是个小小尝试的过程；朋友哦，请别称我诗人！”

如果是生活在和平年代，林绍仑的文学艺术才华或许会有一个很大的上升空间，然而日寇的铁路踏碎了他美好的梦想。抗战期间，林绍仑和弟弟林绍松、侄子林超常等人一起为抗日宣传工作东奔西忙。作为崖县中学青年文艺社的骨干，林绍仑主编印刷了许多抗日资料，包括摘要翻印《新华日报》等进步报刊和书籍，四处散发张贴，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林绍仑的侄女林玉兰后来谈起林家的往事，让人们对这个坚守民族气节、不惜家破人亡的家族肃然起敬：那个年代，他们家出了很多有学识、有本领的人，叔叔林绍仑和二哥林超宇都去过日本留学。日军侵略海南期间，听说林绍仑为日军做事，但因林绍仑不肯，日军就抓了他的哥哥和岳父等亲属十二口人，并把这些人全部杀掉埋入一个坑中，其中的小孩才几岁或几个月中。

敌寇所到之处，疯狂搜捕我抗日力量，文艺社随游击武装辗转各地。有一次，林绍仑遇到几个学生，一起来到“崖州八景”之一的镜湖边上，在湖光山色之间徜徉。身处短暂的安宁中，林绍仑感慨地对学生们说，如不是兵荒而是升平之时，到这里来写生是最惬意的。然而山河沦陷，国破家亡，海南岛上连安放一张课桌的地方也没有了。

1940年5月，林绍仑等文艺社成员随部队转移到罗望岭一带开展活动，一天早晨，突然遭到大批日军包围。我方虽占据有利地形英勇抵抗，但终因敌众我寡，林绍仑和林绍松、林超常等二十余人壮烈牺牲。

林绍仑，一个曾受到鲁迅影响和帮助的海南才俊，一个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洪流的文艺青年，值得我们深深纪念。

文史荟

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